



冬日午后,阳光斜斜地穿过玻璃窗,在病区走廊里铺开一片金黄。我对面坐着的是高锐,她是北部战区总医院的一名护士长,也是全国人大代表。

采访刚开始,高锐的手机突然响起一阵熟悉的旋律:“融进大海,我是浪花一朵;洒向夜空,我是星星一颗……”

她轻声接完电话,抱歉地笑了笑。我说:“我也喜欢《强军有我》这首歌。”

她的眼睛亮了亮:“也许是歌词总让我想起许多人和事,心里就跟着有了共鸣。”

“哪些人和事?”我追问。她略一沉吟,第一个脱口而出的名字是“朱静雯”,紧接着笑了一声,又补了句:“一个会用毛巾叠小象的护士。”

这个名字连着一个让高锐记忆深刻的故事。那年10月,联勤保障部队组织护理比武,朱静雯作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被随机抽点上了。她当时正在休假,接到通知后,立刻归队参加备战比武的集训。这让她感到非常意外——在疗养科室当了10多年护士,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务疗养员,从未想过“沙场点兵”会点到自己头上。

第一次参加集训,现实就给了她沉重一击。由于平时缺乏系统锻炼,朱静雯的臂力和体力都跟不上高强度训练。一个基础的心肺复苏操作,她按不了多久就力竭了。

愁眉苦脸的朱静雯向带队教员高锐诉苦,说野战救护技能、军事体能、军事卫生理论这些比武课题,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强项。高锐看着房间角落,注意到朱静雯用毛巾精心叠出的各种小动物造型,灵机一动,指着那些惟妙惟肖的作品对她说:“你用毛巾折出这些动物,给疗养的官兵带来那么多惊喜,这总算是你的强项吧?”

然而,朱静雯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自己只是疗养科室的护士,这些军事比武课题离她太远了。为了打开她的心结,高锐给她讲起了自己在火神山抗疫前线的一幕。

那时,高锐临危受命,担任收治第一批病患的护理组组长。那是一场近似实战的战斗,医院尚未完全建好,高锐带领的护理一组就接下收治首批患者的任务。她们连夜当起搬运工、清洁工,提前

护士长喜欢一支歌

■郑茂琦

完成病房布设和收治准备,妥善安置了23名确诊患者。

她告诉朱静雯一个道理:“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,你才会意识到我们平常的训练多么重要。”

这道理,藏在高锐自己的人生经历里。

在救护过程中,医护人员不仅要穿防护服,还得戴两层手套、沉重的护目镜,视觉效果和操作难度倍增。高锐当时还戴着近视眼镜,却能做到“一针见血”高效救护,靠的是在急诊科17年练就的过硬技能。她常想,只有平时把技能练精,上了战场才能战无不胜。

这份技能,也让她在联勤保障部队组织的护理比武中,以“防护状态下建立静脉输液通路技术”等3个课题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。

这份荣誉,来得并不容易。

一床军被

■卢永好

人在军旅

全连官兵整齐地站在红地毯两侧,脸上挂着融融笑意。或许是老兵们的目光过于炽热,新兵们的步伐显得愈发局促。我跟着队伍走进排房,只见新兵们卸下的背囊和前进袋,已将房间堆得满满当当。

我站在门口,端起相机记录他们忙碌的身影。一名新兵从鼓胀的背囊里,先掏出一堆零散物品,这才把皱皱巴巴的军被慢慢扯了出来。

“把被子都叠好,给老兵看看咱们的精气神。”负责新兵工作的张班长利索地帮一名新兵整理内务。“你这个被子还得加把劲,你看我的。”他笑着说完,粗大的手掌用力捋过被面,膝盖结结实实地压过被角。一旁的新兵想伸手帮忙,又怕添乱,几番犹豫后,他抿紧了嘴唇站在原地,脸颊微微发红。

一床软塌塌的被子,要在几分钟内叠出笔直的线条、分明的棱角,确实考验新兵的心性与技巧。这画面让我忽然想起我的新兵班长,那个身高近一米九的山东大汉。他总能在检查内务前的关键时刻,用那双粗糙的大手,将我们的被子修成正方的“豆腐块”。那时他常念叨:“好好修,三分叠,七分修啊!”

他总爱说“修”被子。或许因为父母都是工人,在他眼里,被子也如金属零件,必须规整。我们床上那些蓬松的棉

被,经他拿捏就变得服服帖帖。直到每一床被子都像车间里码好的零件一般整齐,他才会放松神情,露出标志性的憨厚笑容。

班长的军被微微泛黄,显得格外笔挺。他常请我们去他的床前,像介绍一件精密仪器一般,细致地讲解修被子的流程,大方地让我们摸被面。我惊奇地发现,他那张经年累月打磨出的军被,不像我的被子那样毛糙,触感竟像丝绸一样细腻。

我的思绪被张班长的话语拉了回来。“都下连了,标准要更高!哪里歪了,你就常去捏一捏。”张班长站了起来,对满屋的新兵说,“这个被子呀,算是陪你们时间最长的物件了。”

排房内静了下来,新兵们的目光纷纷落到自己的军被上。离张班长最近的那个新兵,缓缓地伸出手,用指肚轻轻拨弄着被角——那是刚刚被张班长用膝盖压过的地方,还留着的一道坚挺的折痕。他的动作很轻,带着点试探,仿佛在触碰一个易碎的展品。

阳光从南侧的窗户平射进来,在空气中切出一道明亮的光路。崭新的草绿色被面,在光照下泛出一圈茸茸的光晕;背光的一面,颜色则暗沉下去,是那种深邃的墨绿。明与暗的交接线,利落得像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,将军被的每一个平面、每一道棱角都勾勒得斩钉截铁。

那一刻,房间里的浮躁正在退去。一双双手拂过草绿色的被面,开始学习如何将柔软锻打出锋利的形状。

起初,高锐只是被选为比武教员,负责总院护理部培训工作。几天后中心领导检查,现场定下新标准:“只要有能力,谁都可以参赛。”高锐得知后立刻报名——她等这一天很久了,想作为选手为医院争光。就这样,她从教员变成了参赛选手。

扛下任务,就要高标准完成。时间紧、项目多,她给自己定了集训计划:清晨练体能,白天练战伤救护专项技术,晚上总结薄弱处,理论知识学习贯穿全天。整个训练期间,她晚上经常加班加点,困了就掐虎口。练战场急救,她用胳膊肘撑着身体一寸寸往前爬,一爬就是一上午,胳膊磨破了,贴上创可贴接着练;反复模拟心脏按压,按到胳膊、腹部肌肉拉伤,她咬着牙一声不吭;练习防护状态下静脉留置针输液,每次脱下防护服都汗如雨下。

正式比武那天,模拟战场硝烟弥漫,炮火连天,模拟伤员浑身是伤,部分位置血肉模糊,视觉冲击极大。对高锐来说,这是综合救治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双重考验。她看到倒在血泊中的“伤员”,条件反射般开始急救,脑子里忘了是比武,只想尽快救人。

最终,高锐以13分15秒完成救治,比平均时间快了6分45秒,拿下第一名。接着,她又夺得另外两项第一,成了全场黑马,毫无悬念地摘得比武冠军。联勤保障部队因此给她记二等功一次。

高锐在火神山抗疫时的担当,连同她在比武场上拼搏的每一个细节,都让朱静雯深受触动,燃起了奋力直追的信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反复练习,朱静雯在正式比武中取得了综合成绩第三名。

高锐告诉我,类似朱静雯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在看似普通的护理岗位上,她们默默耕耘;当号角吹响,她们用专业与果敢,扛起沉甸甸的使命。

采访结束后,我跟着高锐参观病区,意外地发现走廊办公区的一端设立了一间荣誉室。荣誉室内,一张张照片定格了科室执行各类保障任务的精彩瞬间。此时,几名护士正围在一起讨论,细致规划在某次抢救任务中每个人的站位,说是护士长给他们布置的新课题。

高锐走过来,轻声与她们交谈了几句。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,落在她洁白的护士服上。

我站在后面,望着她的身影,耳边忽然又响起那段熟悉的旋律:“……请党放心,强军有我,这是青春的誓言,爱的承诺。在你殷切的嘱托里,我们建功新时代,海天更辽阔。”



春到哨所

■刘辉

是不是听到了
布谷鸟的呼唤
哨所,一下子笑开了颜

从五湖四海捎来
家乡的月亮
挂在雪花融尽的枝头
从此,思念不再越岭翻山

要做就做一枚钢钉
牢牢钉在要塞边关
脸上皴裂一道道口子
睫毛也挂着冰凌
年轻的心
一旦被霜雪浸染
骨骼便比石头更坚硬

多亏了春风的裁剪
一朵小花开在哨位边
让每一双眼睛看见
祖国的整个春天

战马

■陈贵平

我的呼吸,是滚烫的
从冰雪覆盖的河谷一路长奔
我的鬃毛,是飞舞的
在冲锋与冲锋之间
风向由我决定
我奔腾着,嘶鸣着
铁蹄之下喷出火焰

我们驮过书信、号角、黎明
也驮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重量
我们替大地擂鼓,替群山传递春天
每一道沟壑都记住了——
战马奔腾向前的足音

回乡札记

■闫文博

乡情一缕

我19岁那年离开闫阴庄。那天下雨初霁,黄土温润,母亲缝的布包挎在肩上,心里揣着一团火——我想看看山外的天,到底有多高,多远。从青丝到鬓白,我经历过边关冷月、江南烟雨,可梦里总有一条川道、几孔飘着炊烟的窑洞,还有村口那棵繁茂的大柳树。

闫阴庄,位于陇东高原的褶皱深处。我童年的记忆是黄澄澄的:黄土墙、黄土窑、黄土场院。风常年刮过梁峁,卷起细尘,空气里浮着一层金色的雾。风声中有驴骡响鼻,有母亲唤儿的悠长调子,还有傍晚百鸟归巢时,大柳树上那一片沸腾的喧嚷。

那声音,是我半生梦里的交响。闫阴庄虽小,脊梁却很硬。这是一片被烽火淬炼过的黄土。1937年,红军在镇原建立红色政权。长我几辈的阎生甲在地下党员阎登录的引荐下,以商贩身份作掩护,为党奔走。入党后,他除恶霸、护同志,活捉并处决国民党乡长马良弼、镇长李应凯。1948年,他在平凉做策反工作时被捕,受尽酷刑,未

吐一字,英勇就义,年仅27岁。

他的名字,和阎登录、阎世杰、阎世均等一起,刻进了镇原的红色记忆,也铸成了闫阴庄不屈的精神脊梁。

我小时候听这些故事,只觉得是遥远的传奇;长大后成为军人,才明白那是融进血脉的信仰,是这片土地给子孙最珍贵的馈赠。

热血浇灌,精神传承。算上我,这庄子里4代共有16人穿上军装。全庄还有20多名青年考入大学,走出了教师、警察、干部、企业家……春节时,不少门楣上贴着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的春联,墨迹酣畅,底气十足。

这方小天地,竟蕴藏着如此磅礴的育人力量。我每次写信回家,总在末尾添上一句“愿庄里安好”。那不是客套,而是游子跨越山海最深的牵挂。

去年冬天,我卸甲归乡,照顾病中的父亲。积攒40多年的思念,在双脚踏上黄土的瞬间,终于落地。

我操控无人机,一寸寸掠过这片土地,屏幕上的故乡熟悉又陌生。那些我曾奔跑的山崩“瘦”了,不知是风雨侵蚀,还是记忆美化了岁月。老窑洞多已塌陷封存,像合上的眼睛,静默而厚重。旁边,贴白瓷砖的平房错落有致,窗明几净。硬化路如灰白带子,将庄子

与外界紧紧相连,再不是当年“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”的乡道。

沟壑纵横,田垄整齐,玉米苗在风中漾成绿浪。机器轰鸣代替了牲口嘶鸣,手机屏幕连着千里之外的儿女。庄子静了,常住的不过百人,多是白发老人和孩童。只有春节时,锣鼓、社火、秦腔才能将它瞬间填满、叫醒。

父母曾去过北京,却不愿长留。他们说,楼太高,挡了风;车太吵,盖了鸟鸣。他们执意回到这里,守着老屋、川道里渐细的河水、山坡上日益葱茏的树林生活。他们的根,扎得比我更深。

我站在老家的山梁上,风迎面扑来,裹着干草与尘土的气息——那是故乡亘古的呼吸。鬓已斑白的我,在它面前,依然是个孩子。但我相信,它认得我。认得我骨子里的黄土味,认得我半生的牵挂,也认得我从未冷却的赤诚。

闫阴庄在航拍图里渺如微尘,在我心中,却始终是一幅铺展在高原上的壮阔画卷。画上有龟背山的轮廓,有洪河川的银练,有炊烟勾出的弧线。我知道,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它。

风中的思念,黄土里的眷恋,心头的礼赞,都将与这片土地一起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

一座小院三个兵

■张涂马静

毕铮被分配到了导航台。

“这个营区只有3个人吗?”背着行李走进导航台,毕铮认真打量着小院的环境,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失望。他的话越来越少,常默默坐在院子里眺望远处的群山。机房里昼夜不停的“嘀嗒”声令他心烦意乱。

一天轮到毕铮值班,机房突然断电。这一刻,四周安静得让人不习惯。“台长,停电了!”毕铮扯着嗓子喊,脑袋一片空白。刘岩闻声冲进机房,快速检查设备。

战机还有10分钟返场。来到导航台后,毕铮还从没有如此渴望听到“嘀嗒”声。

刘岩推开沉重的金属盖板,借着手电筒光束,小心地将手指探入那狭小的缝隙。指尖传来微弱触感,他找到了那枚至关重要的继电器。刘岩用万用表笔尖小心触碰测量——果然,本该导通的触点此刻毫无反应。

“准备应急供电!”刘岩说完,毕铮快速转换供电方式,设备得以正常开机。第一次,他在“嘀嗒”声中听出了美妙的旋律。

飞机的轰鸣声远远传来,毕铮起身跑到院子里。他仰望天空,胸中如翻腾着热浪,一股从未有过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高兴伟曾在另一个导航台工作过。3年前,因岗位调整需要,他调到了现在的单位。高兴伟介绍,这个导航台是场站的标兵单位,一日生活制度落实得井井有条;清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试机试线,接着出操——3个兵围着小院跑步,走队列时互相下口令、互相纠正动作。

刚调来不久,高兴伟就经历了一次上级的检查。那天午饭时分,一辆越野车停在营区门口。正在吃饭的刘岩立刻放下碗筷,快步迎了出去。

“你们这儿路可真不好走。”机关干部一下车,就说起一路开车的经历。刘岩认真配合检查,心里很托底——任何工作都严格按照规定完成,经得起检验。

“驻地偏,人手少,工作却梳理得很清晰。”检查完毕,机关干部临走时忍不住夸赞道。

在航空兵部队服役26年,刘岩亲眼见证了头顶掠过的飞机,从单一机型演变为多种机型,战机占场时间越来越长,飞行训练强度也越来越高。导航台的“嘀嗒”声昼夜规律地响着,不知疲倦地为战机指引导航的方向。

夜色渐渐笼罩小院,窗户透出暖黄的灯光。又一架战机呼啸着掠过屋顶,没入远方。小院内,两座铁塔静静矗立,塔尖之上,繁星闪闪发亮。



春驻此间(油画,国家艺术基金二〇二五年度资助项目:万里征程·伟大转折——弘扬长征精神美术巡展作品,遵义市美术馆藏)

余欢地作